



坦然摊开生活的全部模样

——重读《阿勒泰的角落》

点点/文

读李娟的时候，我总在想，她是怎么做到的——让人笑，又让人哭。不是放声大笑，也不是痛痛快快地哭，只是笑着笑着，心口像被什么轻轻抵住，软了一下。后来我读到“雪兔”，觉得它那么小、那么弱，恐怕熬不过这个冬天。李娟却说：兔子其实是勇敢的。我一下愣住了。

《阿勒泰的角落》，写的是李娟十九岁那年，跟着家人在新疆阿勒泰山区开裁缝铺的日子。那时，李娟和她的家人跟着牧民，从这个牧场搬到那个牧场。帐篷会漏风，河水会在夜里悄悄结冰，有人骑着马，走上好几十公里，就为了来买一袋盐，或者补一条穿破了的裤子。书里还写到一只雪兔，这成了贯穿全文的隐喻。日子清苦让人心疼，可我读着读着，嘴角就会忍不住翘起来。

她写有人拿三只鸡来换裤子。她问人家，家里鸡少了，你公公看不看得出来呀？对方说看不出来。她又问，家里鸡很多吗？对方说多得很。五十只？一百只？七只。七只鸡，少了三只，你公公还看不出来？读到这儿，我总会笑一下。但笑过之后，我才恍然，那是怎样忙乱的日子呢？

她写自己做拉面。面团一拉，断了；接起来再拉，还是断。好不容易快要成功了，面条“啪”地掉到锅子外头。最后只能揪一揪，扯一扯，拍一拍，胡乱下到锅里，煮出来一锅奇形怪状的阿猫阿狗。我一边替她着急，一边又忍不住笑。那个陌生男人，靠在门框上，就那样津津有味地看着她手忙脚乱。吃完一碗面，他便悄悄地走了。笑声落下去之后，那荒寂冷清的小村落，反倒在我心底，留了一阵空落落的风。

还有那一缸金鱼。在那么缺水、那么荒凉的旷野里，她们养着一缸鱼。讨价还价僵持不下的

时候，她就请顾客来看金鱼。“像是这世上没有的一种花朵”，细致的鳞片在水波回旋处闪烁，世上永远没有一种宝石能够发出这样的光芒。我读着，只觉得惊艳，可转念一想，心里就软软地疼了一下，不过是养在四处漏风的帐篷里的一缸金鱼，竟如此珍贵。

好笑和心酸，在李娟的文字里，从来就不是两件分开的事情，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。她写着迫，却并不刻意渲染疼痛。她写拉面折腾五个小时全部扯断，而不是一味地诉说饥寒困苦。她先把苦难轻轻地翻了个面，露出一层诙谐的外壳给我看。那外壳其实薄得很，我一笑，它就破了，里面真实的生活便静静地袒露出来。

她始终站在生活里面，不高高在上地总结什么大道理，也不刻意去升华苦难。好笑，是贴着我的脸的好笑；动容，也是从我心底最深处自然地生长出来的。她很少抱怨，不是假装生活不苦，而是她的目光一直落在如何把日子对付过去上，而非反复地说自己有多难。

文字的节奏里，也藏着她的秘密。写拉面的时候，句子短而急促，揪一揪、扯一扯、拍一拍，我跟着她的字，都能感受到那份手忙脚乱。待到写雪兔，笔触忽然就慢了下來：“那只兔子，如何孤独地在黑暗冰冷的地底下，忍着饥饿和寒冷，一点一点坚持重复一个动作，通往春天的动作。”快的地方，就引我发笑；慢的地方，我的心便沉沉地落下去。她就那样带着我，穿行在苦与乐之间，像走在一条窄窄的山路上，左边是悬崖，右边是花海。

李娟说过：“大约也因为从小生活动荡，才更贪恋宁静与一成不变；因为历经暴力，才更愿意描述平安与温柔；因为悲伤，才敏感于喜悦。”

尘烟无声处，自有尊严的重量

——电影《隐入尘烟》观后感



李虹/文

《庄子·大宗师》有言：“泉涸，鱼相与处于陆，相响以湿，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。”世间最动人的相守，大抵便是这般相濡以沫——鱼儿在绝境中以唾沫相互慰藉，而人间，亦有这样于苦难里彼此托举的真情。看完由武仁林和海清领衔主演的电影《隐入尘烟》，心底被一股沉沉的钝痛填满，那份属于底层小人物的温柔与悲凉，久久萦绕，挥之不去。

影片将镜头对准西北苍茫贫瘠的土地，讲述了两个被原生家庭抛弃的孤苦灵魂的故事。老实木讷的农民马有铁，一辈子活在家人的忽视与利用之中；身有残疾的曹贵英，自幼受尽嫌弃，活在旁人的冷眼之下。两个无处安放的生命，被家庭草草拼凑成夫妻。原本毫无感情基础的组合，却在一粥一饭、春耕秋收的烟火日常里，生出惺惺相惜的暖意。他们抱团取暖，彼此体恤，从陌生疏离走向相知相守，在泥土与风霜之中，经营起属于两个人的小天地。影片不仅铺展了一对底层夫妇坎坷的人生轨迹，更撕开了现实的一角，让我们看见底层小人物要承受的命运重压，也看见苦难之上，依旧蓬勃生长的纯粹与赤诚。

本片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，却借一段段朴素直接的对白，道尽命运的无奈、人性的冷暖，细细品读，句句叩击人心。

“被风刮来刮去，麦子能说个啥？被飞过的麻雀啄食，麦子能说个啥？被自家驴啃了，麦子能说个啥？被夏天的镰刀割去，麦子能说个啥？”

一段旁人眼中似乎疯癫的呓语，深深烙印在马有铁与曹贵英的记忆里。年少时，善良的二人都曾给过这话的疯子送过馍馍，也正是这份骨子里的良善，让两个孤苦的人走到一处。麦子，正是对底层普通人的隐喻。就像马有铁与曹贵英，任由命运的狂风肆意揉搓，被生活百般磋磨，大多时候只能沉默承受，如同土地上无声生长、又无声遭受侵害、再无声被收割的麦子。这个贯穿全片的意象，是千千万万沉默者的写照。

“铲掉就铲掉吧，啥人有啥人的命数，麦子也一样，它也有它的命数，还不是很到了夏天，让镰刀割掉了。”

春播之时，贵英不小心铲掉一株麦苗，马

有铁轻声劝慰。这看似是叹惜一棵麦苗的宿命，实则是他对自身命运的叩问。半生受尽磋磨，他早已看惯世事无常，话语间藏着底层人无力反抗命运的悲凉。

“看谁第一眼，就把她当成自己妈妈了！”

小鸡破壳而出，马有铁指着雏鸡对贵英说。终身无法生育的贵英，一辈子不曾体会过为人母的温暖。简简单单一句话，唤醒了她心底沉睡的母性。望着叽叽喳喳的小鸡，她眼里盛满柔软的慈爱，那束微光，是灰暗生活里难得的慰藉。

“我给你种了个花儿，做了个记号，你跑到哪里都丢不掉了。”

没有娇艳的玫瑰，没有盛大的仪式，马有铁捏起麦粒，在贵英的手背上印出一朵小花。这是属于庄稼人最笨拙也最厚重的告白。粗粝土地生长出来的爱意，朴素而厚重。贵英轻轻摩挲手背上的情感“烙印”，心底翻涌的，是从未拥有过的被珍视的感动。

“我咋都没想到，这辈子，还能有自己的家，还能睡在自己的炕上！”

为了一万五千元的拆迁补偿，马有铁的旧屋被亲兄长强行拆掉，手足亲情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。可他沒有沉沦，靠着双手，一砖一瓦盖起一间简陋却完全属于两个人的房子。搬进新家的那一晚，贵英由衷感慨。从前的她，进堂堂正正活下去都近乎奢望，更别说能感受到家的温度。这间泥土筑起的小屋，成了他们在薄凉世间的避风港。何为家？家从不是华丽的屋舍，而是能够安放内心、有人相依的归处。

“还是草编的驴好呵，它不吃草，也就不被人使唤。”

贵英亲手编了一头草驴送给丈夫，马有铁望着这只草做的牲口发出一声叹息。他如同相伴多年的那头驴，一辈子埋头劳作，任人驱使。他怜惜驴，实则也是在怜惜自己。

“马有铁是个谁啊？”“可能是马老四吧？”“哦，熊猫是国宝。”“马老四也成国宝了？”“他不是国宝，是熊猫的血。”

村里富豪张永福患重病急需Rh阴性熊猫血，全村只有马有铁血型匹配。村民的几句闲谈谈来令人心生寒意。被众人记起，不是因为尊重他这个人，只是看中他身上可供索取的血液。底层小人物的渺小与被动，在此展露无遗。

“张永福也还得人救吗，我说这些日子不

见面，才在城里躲着呢。应该救的是我们，我们今天应该给我们发地租钱和工钱呢。”

同样的场景里，一句村民的吐槽撕开现实的假面。张永福一家压榨乡亲、拖欠地租工钱，却心安理得地希望马有铁无偿献血救人。贪婪虚伪的剥削者形象跃然纸上，更衬出底层百姓生存的不易。

“罐罐里的开水都冷了好几回了，换一回，等不来，换一回，你不来了。”

寒冬的夜里，马有铁迟迟未归，贵英揣着一罐热水，守在村口苦苦等候。寒风吹得她浑身发抖，她却依然紧紧捂着怀里的热水。看见归家的丈夫，简单的一句话，道尽漫长等待里的惦念。物质上他们一贫如洗，精神世界却因彼此的惦念变得丰盛。

“放你走都不会走，让人使了大半辈子了，还嫌没使够吗？真是个贱骨头！”

贵英意外落水离世，熄灭了马有铁世间全部的念想。他变卖全部粮食，一笔一笔还清欠款。纵使命运待他万般刻薄，贫穷的底色之下，他依旧守着欠债必还的做人底线。他解开相依为命的驴，想还它自由，驴却迟迟不肯离去。马有铁带着悲戚说出这番话，哪里是在骂驴，实则是在叹自己——一辈子任人驱使，挣脱不开命运的枷锁。被放走的驴依旧折返，恰恰隐喻小人物终究难以逃离苦难的宿命。

整部影片，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恋，没有苦尽甘来的圆满。马有铁与贵英，就那样在尘土之中，过着满是风霜的苦日子。他们极少哭诉命运不公，始终凭着双手默默与苦难对抗。影片上映后，关于其是否将苦难“美学化”的讨论不少，抛开这些争议不论，马有铁与贵英身上最动人的，是那份在极致困顿中依然完整的尊严——不偷不抢、欠债必还、待人温厚。这种沉默中的坚守，比任何呐喊都更有力量。

贵英离去之后，世间无可留恋。马有铁望着爱人的遗像，吃下那枚一直舍不得享用的鸡蛋，饮下农药，追随爱人而去。当初耷在手背上的麦粒小花，成了二人相约来世重逢的印记。他们从尘埃中来，最终也隐入尘烟。纵然生命卑微如尘土，但彼此相守生出的爱意，刻在骨子里的良善与尊严，不会随肉身一同消散。这或许就是那句“相濡以沫”最沉痛的注脚：他们没能相忘于江湖，而是在这方寸泥地里，把彼此活成了全部的江湖。

在铁屑与墨痕之间

——读《咱们的世界》有感

黄玉成/文

廖品仕在十六岁时收到中国美院附中的录取通知书，却被父亲揉碎丢弃。此后三十年，他辗转于裁缝铺、电镀车间、铣床之间，直到2005年才重新拿起笔。这部《咱们的世界》，就是他在温岭兵才模具厂铣床车间的机油与铁屑中，用圆珠笔写在卷边笔记本上的。

小说以山村“彩头地”为背景，围绕村妇程秋禾展开——因二胎生女与婆婆爆发矛盾，孩子被偷偷送人，秋禾被迫离家，一边务工一边寻女，最终在邵峰等人的帮助下找回孩子。

小说采用“城市务工”与“农村留守”双线并行。农村线展现留守者的孤独与守望，精神内核是一个“守”字——守家、守根。城市线以程秋禾为核心，她从山村进入城市从事家政行业，一路遭遇婆媳矛盾、子女教育等困境，却始终以“勇于挑战”的姿态前行。她不是被城市吞噬的悲剧人物，而是从乡村伦理中汲取力量的新女性。城市不是农村的终结者，而是其延伸。两条线从平行走向交织，在互动中探讨“咱们”何以成为“咱们”。小说处处流淌着“爱”与“情”的暖流，作者视其为化解隔阂的良药。正如罗曼·罗兰所言，“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”。

这种双线叙事的有效性，在于廖品仕本身就是一位“双线生活”的经历者。他不是坐在书斋里构思城乡对立，而是在车间的轰鸣声中书写自身所处的分裂世界。

小说刻画人物较少依赖叙述，而通过大段心理活动和抒情议论展开。主人公程秋禾被形容为“像深山里一滴寂寞的水滴”，渴望“汇入大江大河大海”。据作者自述，小说最初打算以自己为主人公，最终却转向了一位在上海做家政的四川女子。从“我”到“她”，作者将目光从自身伤痛投向更广阔的人群。书名定为《咱们的世界》而非《我的世界》，体现的正是这种“寻找共在”的努力。当一个人被生活揉碎过，重建自我的方式往往不是孤绝的英雄主义，而是在与他人命运的联结中找到坐标。

程秋禾形象的核心特质，可以用“困境中的明亮”来概括——“哪怕双手沾满柴米油盐，眼里仍有星辰大海”。廖品仕在后记中写道：“不要再为昨天失去的事物感到悲伤，而要一直努力追寻未来的光亮。”一个铣床工人在轰鸣的车间里用笔构建“咱们的世界”，这件事本身就是对人物精神的最好注解。程秋禾既是文学形象，也是作者精神人格的投射。

细节上，女主人公取名“程秋禾”，作者解释：“稻谷是秋天的，黄灿灿的，代表着丰收。”这不是书斋里的雅号，而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名字。小说中，邵峰对秋禾说：“咱们，一起努力！”秋禾的心理活动极为细腻：“这两个字，仿佛带着对方的体温，一下子融进了她的体魄与血液之中。”从“我”到“咱们”，一字之差，是从孤独到连接的跨越。

开篇也有一个令人难忘的细节：婆婆得知秋禾二胎又是女孩后，“脸上的神情瞬间凝固了，她的心如同掉入了冰窟窿”。转身“撩了一下耳边的头发，靠在墙根喘息着”——这个掩饰性动作里藏着失落与眼泪，作者没有跳出来议论，而是让细节自己说话。

廖品仕对故乡的书写十分动人。彩头地的原型是他的老家杜坑村，那里有“青青的石板路，两棵古枫树”，这些景物不只是背景，更是人物情感的外化。

廖品仕的文学养分更多来自生活而非经典，这让他细节有时质朴有余而克制不足，但恰恰是这种“非专业”的写作状态，赋予细节一种未经打磨的粗粝感。婆婆凝固的神情、秋禾听到“咱们”时的震颤、故乡石板路上青苔的颜色，都是从生活缝隙里打捞出来的光亮——这种沉入细节、从尘埃里开出花来的写作，正是这部作品最值得珍惜的部分。